



艺文笔谈

名家随笔

诗词鉴赏

说好了要做邻居的

纪念朱鹏先生

卜键

续刊登了一些文章，也在《三联生活周刊》开设专栏，因不懂日俄语言，不能直接阅读两国的史料记载，颇受局限，朱鹏则在日文文献方面尽可能给予帮助。

朱鹏伉俪情深，也深爱自己的家庭。记得他以前喝多酒会为儿子不找女朋友打官司，说其在洛杉矶的一家美国公司打工，忙得昏天黑地，下班后倒头便睡，30多岁了还没有女友。

相处日久，便知朱鹏颇有几分侠肝义胆，喜欢交朋友，也喜欢向新朋友介绍老朋友。此前的10余年，他每个暑假都会带日本学生参加北师大的汉语班。

2020年7月19日凌晨，朱鹏发来两条微信：“现在是第一编，大概的体例出来了，整体的规划提纲有的话，发给我一份。”

7月27日，我请他帮助查询1859年日俄在江户谈判库页岛问题的日方代表，以及榎本武扬的《叹愿书》。

8月7日晚10点，我请他寻找美国史学家斯蒂芬《萨哈林史》的日文网络版，没有回音，还以为在忙碌中。

前年岁杪，朱鹏生前最后一次回国，与振平辗转乘地铁昌平线至北邵洼，我开车去迎接，路上说起距大名鼎鼎的秦城监狱很近，二人提出要去看看。

一个健壮开朗、热爱学术也热爱生活的朱鹏就这样没了？一个珍爱新生的孙女、也有很多未来写作计划的朱鹏就这样去了？

（作者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原常务副主任）

诗词中的春节

张连起

春节，俗称“年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佳节。它起源于殷商时期的祭神祭祖活动，后一路演变，成为人们团圆的正式理由。

传统意义上的春节从腊月初八开始，经历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的祭灶，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五的元宵。

终身不仕的田园诗人孟浩然，隐居山野之间，将元日书就得更加野趣盎然：

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我年已强仕，无禄尚忧农。桑野就耕父，荷锄随牧童。田家占气候，共说此年丰。

春节团圆之日，总带着对于未来的期许与畅想。毛滂的贺岁词中，春寒未退，可即将到来的春天似乎已在眼前：

一年滴尽莲花漏，碧井酴酥沉冻酒。晓寒料峭尚欺人，春态苗条先到柳。

古人对于春节有着严格的习俗。死、伤字眼自是不能说；剪刀也在一年之中有了短暂的休憩；杯盘碟盏此时都金贵了起来。

巧裁幡胜试新罗，画彩描金作闹蛾。从此剪刀闲一月，闺中针线岁前多。

相比查慎行的细致入微，叶颙的《己酉新正》则大气磅礴了许多。天地风霜都是过客，乾坤日月不过寥寥。

天地风霜尽，乾坤气象和。

历添新岁月，春满旧山河。梅柳芳容得，松篁老态多。屠苏成醉饮，欢笑白云窝。

到了袁宏道的春节，欢喜的气氛更是踏上了节拍：

东风吹暖湿江树，三衢九陌凝烟雾。白马如龙破雪飞，犊车轹水穿香度。

旧年离别时，沾染了太多风雪，尤其是大疫之年。人们或许怅惘，或许感慨，随着春节的降临，所有缺憾都化成了春节的期盼。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

画牛

杨小波

今岁辛丑，本年属牛。画动写静，情景俱有。力大无穷，性情温厚。耕耘不停，田间地头。蚊蝇叮咬，短尾轻拂。主人呵叱，缓缓回首。不似虎狼，怒抗役使。不似蚊蝇，烦人逐臭。砥砺前行，逆来顺受。肩负重任，无止无休。无物不容，无物不载。坤象地德，莫厚于牛。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民族和宗教委员会驻会副主任）



丰子恺作

艺苑走笔

中国牛（组诗）

姚顺忠

有几许帝王将相 疏水守势 上善若水 滴水穿石……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唯有一代伟人 以泳者的切身感受

孺子牛

为什么我们汉字骨架成鱼的形状 因为我们永远离不开水

中国大地上水的洪荒伟力 是这样一点一滴形成的—— 一锤一镰的汗水集聚涓涓细流 成千成万的血脉汇聚奔腾江河 她能托起一个大唐盛世 也能砸碎身上的一切枷锁

因为水 我们标记龙的传人 因为水 我们崇尚同舟共济 有多少仁人志士 读水识水

我们要用初心糖化一举一动 催化每一滴水的甜美

我们—— 用所有岩石上的脚印保证 用所有铁器上的手痕保证 永远是水的儿子

拓荒牛

弓起背 把希望的箭射向远方 箭落之处是目标 也是待攻的堡垒

用满城灯火 话别亲情 披着星星 走过草地 戴着月亮 跨越荆棘 风雨中 踉跄向前 路 朝向目标延伸

用天籁梵音 对峙孤独 咀嚼塔影 抵抗饥饿 反刍荒凉 消除疲劳 血泪留在了山穷水尽处 欢笑发芽在柳暗花明时

理想的风筝一旦放飞 就该接回雷电的问候 拼搏的航船一旦起锚 何惧暗礁冰山的刁难

用太阳 补给脊背的力量 用脚印 烙开冻土的温情 用胆识 上山刀山探路 用冷静 赴火海擒取一粟 用智慧 扳开黑夜 给黎明一条缝隙 用汗水 垒砌温床 为钢铁提供营养

一颗红心献给旗帜 满腔忠诚捧向人民 长江长城 巍巍昆仑 皆可作证—— 那副开天辟地的犄角 敢上月亮抓回一把土 能让蛟龙海底回首望

也许 我们衣衫不整 也许 我们蓬头垢面 但筚路蓝缕的风景 这边永恒独好

老黄牛

套上轭 我们仍然奋力向前 拉车 犁地 或者其他用力的活

喘息的气流 因为心神安定 有些老成 脚印的痕迹 加了一层老茧 更加厚重 这个季节 可以用身体沉积的盐 与年轻的米粒比拼 谁胜谁败 天空都一样晴朗

被绳索洗礼过的毛发有些暗淡 但仍然热爱早起的黎明 一滴汗水 记忆流年的芳华 内心岩浆涌动 速度还是那么倔强和固执 不敢怠慢任何号角 节令 甚至礼数 仪式的崇高 永远高过生活的复杂

岁月的膨胀 挤占了骨骼的空间 四肢的钙质 深情地眷恋着计划 与目标 时间和时代都要揽入怀中 站起来要随着太阳升起的节奏 奔跑

青山绿水揉进体内 言语就少了 日月星辰打磨的一言半语 有着金属的质地 长江黄河引进血脉 动作就稳了 风霜雨雪淬炼的一举一动 透出磐石的定力

爱白天的喧嚣 爱夜晚的絮叨 爱一条扫帚的质朴 爱一座楼房的温暖 今夜 站在爱的顶端 敬爱星空 敬畏每一片摇动的树叶 更膜拜匆匆前行的霓虹 豪情与壮志又在肝胆拔节 催动脚踵扣紧大地 牙关咬紧决心 向上坡又迈进一步

（作者系江苏省政协刊物编辑室主任，《江苏政协》《钟山风雨》杂志执行主编）

书画鉴赏



励精图治 韩必省 作

（作者系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画家）



▲卜键（左）与朱鹏（右）等友人合影

大约是8年前的暮春，在大阪的一个小型聚会上，我与高大魁梧的朱鹏第一次见面，碰杯絮语之间，竟觉得心一下子贴得很近。

接下来访问京都大学与天理大学，参观图书馆，举行座谈和小型研讨会，都由两位轮流作陪。朱鹏是天理人，国内读完硕士后到大阪大学读博，毕业后在奈良的天理大学文学院教书，渐升为教授。

朱鹏是一个孝子，老母亲耄耋遐寿，居住在天津外国语大学，是以他经常回国，乘便也到清史编委会的图书档案中心查阅资料。

退休后，我有意逃离京华软尘，避居于燕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读书写作，朱鹏反而来得更勤了。不管是回国参加学术活动，还是往天津探望母亲，多会弯到远郊与我相聚。

